自去年开设“文学苏军新观察”栏目以来，我们陆续刊登了12位江苏知名评论家的文章，其中或提纲挈领地对江苏文学进行了概述，或条分缕析地对某一文类进行了盘点，或切中肯綮地对一些重点文学现象进行了探讨，为进一步宣传江苏文学、认识江苏文学、繁荣江苏文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从这一期开始，我们再次邀请12位全国著名评论家为江苏文学把脉、评判，以期从全国的视角和史学的视野出发，概括、点评、研讨江苏文学的成就、特质和风格，推动江苏文学繁荣再发展、高处更攀高。

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江苏文学

□孟繁华

普遍的看法是，当代文学史的现象或“事件”大多发生在北京。但是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全面开展，作家、批评家主体意识的确立、祛中心化的努力以及全国各地文学团体、文学刊物或文学同仁对文学现状、未来的判断和期许，不同的看法以及诉诸实践的行为，在不同区域逐渐形成了诸多大大小小的文学现象或“事件”，并且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。因此，当代文学打破了“中心”和“地方”的界限，平等的对话和彰显个性逐渐成为自觉。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最值得珍惜的经验之一。文学史的本体是文学作品，文学现象或“事件”是某一时期文学创作的集中体现或思潮的背景，但不是文学史主体。比如近年出版的鲍鹏山的《中国文学史——中国人的心灵》，从《诗经》讲到《红楼梦》，共有52个作家、作品、流派群体，基本是作品，并断言这是“中国人的心灵史”。他的这一断语是否准确，是否被文学史界接受是另外的问题，但他讲的是文学史的“本体”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他只讲了文学现象或“事件”，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可能还是不甚了了。这就是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、“事件”的关系。但是，文学现象、“事件”既然对文学创作有影响，那么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江苏作为当代中国文学最活跃、最有创造力、最有生气的区域，不仅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，同时他们在文学创作、文学组织和文学批评活动中有意无意构成的文学现象或“事件”，也从不同方面、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江苏作家方之的《内奸》，高晓声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《李顺大造屋》《漏斗户主》，陆文夫的《小贩世家》《美食家》，张弦的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《未亡人》《挣不断的红丝线》等，构成了“反思文学”的主要阵容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江苏作家集中创作出了大量优秀作品，构成当时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的“江苏现象”。

1980年第10期起，《北京文艺》改名为《北京文学》。这一期的《北京文学》发表了汪曾祺的《受戒》。《受戒》一出，文坛震动。他那股清新飘逸、隽永空灵之风，让文学界耳目一新。上世纪80年代最初两年，汪曾祺连续写作了《黄油烙饼》《异秉》《受戒》《岁寒三友》《天鹅之死》《大淖记事》《七里茶坊》《鸡毛》《故里杂记》《徙》《晚饭花》《皮凤三楫房子》等小说。《受戒》本应是写佛门故事的，但小说中的佛门显然已经世俗化，佛门的戒律清规荡然无存，即使是在做法事放焰口时，和尚们也一如游戏，年轻和尚甚至大出风头。因此，在庵赵庄，和尚与俗人并没什么不同，它极类似一个职业，如同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，有的地方出画匠一样，明子的家乡就出和尚。出和尚也成了一种乡风。小说的用意显然不在于表达作者对佛门佛事的探讨。重要的是，他传达出了东方日常生活的情调，传达出了普通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。那白描的笔致和简约的语言，也教科书般地影响了当代小说的创作。更重要的是，通过《受戒》，当代小说接续了“京派小说”特别是沈从文的传统，现代文学的遗风流韵在当代有了回响。由于当时文学界对《受戒》评价的犹豫不决，1980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没有授予《受戒》。1981年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了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。《大淖记事》当然也是一篇优秀的小说，带有明确的汪氏风格。但实事求是地说，《大淖记事》在艺术性上不如《受戒》更浑然天成。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授予《大淖记事》，可以看作是对《受戒》和汪氏风格的追认。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中国文坛，江苏高邮籍作家汪曾祺以一己之力构成了这一文学现象，堪称奇迹。

另一方面，江苏的文学刊物也一直在引领文学风潮。比如《钟山》倡导的“新写实”，就是一个影响全国的“文学事件”，这个事件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。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考察，那时的现代派文学、先锋小说，在1987年应该是尾声。这时，中国作家要探寻自己的文学道路，不能总跟着西方先锋派写，跟着西方先锋小说写，写来写去永远第二。但是如何能够写出——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，但不一定准确——中国故事、中国经验，就要寻找新的方法。在某种意义上，“新写实”就是那个时候找到的路径，并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，池莉、刘震云、刘恒等的“新写实”作品应运而生，是我们四十多年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的一部分，关于“新写实”的讨论，也是重要的文学事件。当然，任何一种文学都是话语实践，因此，细究这些小说本文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叙事的情感依然是“撒向人间都是怨”，艰窘的生存环境与大众媒体中的乐观估计相去甚远，但普通人的实际生存是否都如“新写实”的叙事那样，大概也未必。那么，这代作家的目光完全集聚于平民生存的“原生状态”上，本身就寓意了他们对生活的批判取向。“新写实”直通人的“现实”存在，没有幻想和期待，生活就是生存，人的精神层面所有的光环都已褪去，作家的人间情怀全部化入真实的呈现之中。但这些让人尴尬得手足无措的生活景观，确实给人带来了阅读的快感，而这一快感只能理解为一种“无奈的微笑”，那里隐含的还是作家的忧患感和批判精神。池莉曾在《写作的意义》中说：“人类不能没有憧憬和梦幻，不能从生下来就直奔死亡”。批评家陈晓明也认为，为了摆脱文化真正的失败地位，文化（文学）的神圣性会被再度唤起（否则人们在文化上将没有立足之地）。而“新写实”在艺术上的光彩和情绪上的黯淡，恰恰表明了他们以艺术自我救赎的努力，黯淡的生活本身难以激活理想的冲动，这就是他们民间情怀中的忧患成分，尽管它们是那样的微弱和难以体察。

2010年，《钟山》发起了“评30年最好长篇小说”活动。杂志邀约12位知名评论家，从纯粹的文学标准出发，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并简述理由。结果在《钟山》杂志第二期出炉，根据得票情况前11部（因最后4部得票相同）作品为：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张承志的《心灵史》、余华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刘醒龙的《圣天门口》、贾平凹的《废都》和《秦腔》、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、王蒙的《活动变人形》、李洱的《花腔》。《钟山》执行主编贾梦玮介绍，12名评论家一共提名了30多位作家的53部长篇小说，在专家评选外，《钟山》还与新浪网联合推出了读者调查，在评论家提名的作品范围内邀请网友投票选出最好的中国长篇小说。从网上评论来看，有的网友对作品限定在专家推选出来的名单上表示了不满，有的则列出名单之外的一些作品。有趣的是，在专家榜中以一票之差而未能进入十强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获得最多网友的选择，高居榜首，比第二名《白鹿原》多300多票。余华则取代贾平凹，以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成为网友票选榜前十名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作家。《白鹿原》《尘埃落定》《废都》《长恨歌》《花腔》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在两个榜单中都得票较高居于十强之内。评过长篇小说之后，《钟山》杂志还刊出了30年（1979–2009）十大诗人的评选结果。贾梦玮介绍说，在评选时，唯一的标准是文学，其他因素皆不在考虑范围内。除了获得全票的北岛外，其他入选诗人依次是：西川、于坚、翟永明、昌耀、海子、欧阳江河、杨炼、王小妮、多多。这个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众多媒体纷纷报道，也有评论家认为：“长篇小说三十年盘点，有喜有忧。”一时议论沸沸扬扬。这个活动也构成了当时不大不小的“文学事件”。

2016年，江苏作协推出了赵本夫、范小青、黄蓓佳、苏童、叶兆言、周梅森、储福金、毕飞宇、鲁敏、叶弥10位作家为“文学苏军”领军者。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之一的《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》16卷560万字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陆文夫、陈白尘、胡石言、高晓声等有突出文学成就和影响的16位江苏作家的研究资料，真可谓蔚为大观。同时，《江苏新文学史》正在编撰中，我参与了这个项目的评审，深感这是一部规模宏大、气势磅礴的地方文学史，也是一部经过精心准备、精心设计的鸿篇巨制。项目主编以及参与编写的核心专家，都是国内知名的文学史家和本专业著名学者、批评家。作者队伍决定了项目的可信任性。现在看来，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尤为可贵：一是将项目命名为“新文学史”，非常有专业感。多年来，关于百年文学史的命名、分期等，一直争论不休。现在将百年江苏文学史命名为新文学史，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第二，将江苏新文学史从晚清写起，显示了设计者的历史感。“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”已经在学界形成共识，新文学史从古代与现代交替之际写起，历史的必然性和连续性一目了然。第三，厚古不薄今，将电影、网络文学纳入文学史，显示了编写者的胸怀和眼光，使这部地方性的文学史更丰富。相信这部巨大的文学史著作，对于总结江苏百年文学经验，丰富江苏文化的当代性，都会有重大积极的意义，也将为中国百年文学史的构建提供重要价值的参照。仅这两项工作，江苏文学队伍的强大，创作成就的丰厚，可见一斑。

2017年2月24日，由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主办的2017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，这是第一次由文学评论刊物推出的年度文学排行榜。无论是评委的选择，还是最后评出的结果，都有鲜明的学院风格，这也是这一文学排行榜与其他文学机构排行榜的最大区别。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年度文学排行榜经过初评、终评两个阶段，初评阶段提名评委由中青年批评家和一流文学期刊主编组成，有近百家期刊和出版社的作品被提名。根据提名票数，最终入围终评的有长篇小说10篇，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随笔各20篇（首）。终评评委由15位全国知名批评家、学者、权威评论刊物主编组成，根据初评阶段提交的入围名单，经过讨论、投票，最终形成年度文学排行榜名单。这个排行榜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，在业内有良好的反响。无论是《钟山》还是《扬子江文学评论》，举办一个时期的优秀作品评选，或举办年度文学排行榜，都是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一种方式，是通过地域的文学活动影响全国的一种文学行为。当然，这些活动都明确表达了举办者的文学观和价值观。

这些由江苏文学界“创造”的现象或“事件”都是当下中国的文学现象或“事件”，当下的现象或事件都具有不确定性，具有实验性、试错性，因此需要时间的检验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文学史研究的视野里，江苏文学界的这些文学创作和组织行为，充满了探索性，这种探索性就是责任和担当，助力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向着更健康、更美好的方向发展，这是江苏文学最可宝贵的品格。

■第一感受

龟的三重影

——杨怡《龟仙传》读札

□高上兴

乌龟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动物。它爬行缓慢“龟速”出名，探头捕食又迅如闪电；它是缩头乌龟，但咬住猎物，却打死也不松口；在骂人里，它是“乌龟王八蛋”，在祝福里，它又“龟鹤延年”。旅行博主、青年作家杨怡的《龟仙传》（团结出版社），收罗了84则流传于江西上饶地区的乌龟故事。在作者的诗心照耀下，这些仙龟时而拖曳着笨重的龟甲，时而游弋着矫健的身姿。在幽静的龟峰湖畔，杨怡以龟为线，勾勒出一幅闪动着龟影、人影、心灵影的风景图，更描绘出了一个丰富、多层、多姿的民间世界。

《龟仙传》首先是一部关于乌龟传说的“博物志”，这里处处闪动着龟的身影，它们影影绰绰、窃窃私语。书中的每一篇，都用一种显著的特点给乌龟命名。有的以形状命名，如宝石龟、宝船龟、叠龟、水晶龟；有的以特长命名，如龟伯乐、背尸龟、梦仙龟、生金龟、布雨龟；有的以职业命名，如厨神龟、锡匠龟、巫医龟、窃龟；有的以秉性命名，如孝悌龟、义龟、谐龟；有的沾染神气，是财神龟、游仙龟、文殊龟、黑煞神龟、如意自在龟……在这个以龟为主角的世界里，形形色色的神龟们，都有各自的前世今生、来路归途，也有各自的生老病死、七情六欲。正如《青行龟》中所写：“夜晚，当寺庙里的最后一支蜡烛被吹灭，地下的好魂灵和坏精魄都会集结在石碑下，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，有的诡异，有的恐怖，有的凄美，有的好笑，有的故事听起来是无稽之谈，却也颇有哲理。”借着这些听起来是“无稽之谈”，却又“颇有哲理”的龟故事，杨怡把散落在上饶民间的龟传说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，也为龟峰这片“无山不龟、无石不龟”的神奇土地赋予了精气神。

杨怡写龟，也在写人。由龟而人，路径有二。其一，写龟即写人，写龟的七情六欲、生老病死，就是写人的七情六欲、生老病死。喜龟能给动物整容，但看到美丽却有害人之心的妖怪，就觉得仅拥有美丽也是种可悲；背尸龟是湖里最卑微的龟，因为老实巴交，只能长年累月被摊派搬运尸体；厨神龟有一手好厨艺，变成女子后，“那双漂亮的眼里，白龙就是她的整个世界”；云净龟先失了肉身、又丢了龟壳，却仍在竭力保护百姓。在这些龟故事里，人类的那些善恶、卑微、崇高，都写在了乌龟的身上——这样的乌龟，不是人又是什么呢？其二，龟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人的样子。在《崖龟》《放生龟》《盐龟》《义龟》等篇目里，作者着力点于人和龟关系的搭建上。比如，《义龟》中，乌龟有情有义，赶着给老太太送终，人却面目狰狞，为着口腹之欲，每天都从龟身上割一块鲜肉。两相比较，触目惊心。这样一些乌龟，他们面目沉静、良善温和，有如一面明晃晃照人肝肠的镜子，逼视着人：看吧，这就是你的样子。

故事讲到这里，龟峰湖畔，龟的影子淡去了，人影也斑驳了。而人的心灵，如龟峰上的一轮皎洁圆月升腾起来，倒映在清澈的湖水里。

这心灵的倒影，是生生不息的民间精神。它如同一曲悠扬的民间小调，吟唱着民间的朴素愿望、情义和价值追求。首先是民间的朴素愿望，即对富裕生活的盼望（《生金龟》《铜钱龟》《渔龟》《财神龟》），对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呼唤（《龟幽灵》《官巷龟》《放生龟》），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期待（《树龟》《木魅龟》《采参龟》《银龟》）。其次，民间情义也是这些乌龟故事里反复歌咏的，如坚贞的爱情（《龟哥》《背尸龟》《龟三郎》）、温暖的亲情（《慈母龟》《义龟》《孝悌龟》）、真挚的友情（《穿竹龟》《宝石龟》）等，或成为龟故事的主题，或作为龟故事中的重要内容，流淌在龟仙世界的湖河山水间。再有，民间的价值追求也充盈在《龟仙传》的文本里。在这里，善良、勤劳、利他被褒扬，为非作歹、好逸恶劳、自私自利被鞭挞。在几乎每一个篇目里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乌龟们对民间价值的坚守，它们或因坚守民间价值而终得成神，或身为仙神挺身守护民间价值。

可以说，乌龟这种充满矛盾的生灵，作为民间世界丰富、多层、多姿的投影，在《龟仙传》里始终闪烁着民间精神的朴素光泽。人类世界的民间精神，与乌龟们的价值是高度统一的、和谐的。

有影必有光。说完了影子，或许我们还应该回过头来，向摇曳着温暖微光的那支漂亮笔杆致意。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：杨怡不是把搜罗到的故事从口头编译成文字就完了，而是有她的小小顽皮和狡黠。品牌加盟、黑社会、迷情水、汽车、玻璃工厂、护照等等带着现代后现代、工业风的元素被掺入故事，这些桥段有时被一种略带戏谑的口吻讲述，有时又被模拟出来的一本正经的口气讲述着，由此，传统民间故事的形态就被打破了。此时，龟的故事，就仿佛是古老而沉寂的龟峰湖底新长出来的水草，招摇着新鲜、好玩、青春的气息。

《龟仙传》为龟立传，也是为山水立传，为真善美立传，为父老乡亲的心灵立传。正如其中所言，“完全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们，因为不可思议的缘分的牵引，意外地有了关联，充斥着整个世界的偶然与必然相互呼应。”

■广 告

文学月刊《鄂尔多斯》面向全国征稿

一、主旨定位

《鄂尔多斯》创刊于1980年，由鄂尔多斯市文联主办。创刊以来，以培养本土文学人才、传播地域文化为主旨，涌现了一大批文学人才。近年来，在鄂尔多斯市委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，鄂尔多斯市文联积极协调，得到全国知名文学编辑、作家的支持与帮助，组成以**何建明、黄宾堂、叶梅、徐坤、王山、李朝全等为编委会班子和栏目主持的强大编辑阵容，力争将刊物办成全国有影响的文学期刊。**

全新出版的《鄂尔多斯》，初心不改，依然将文学的根脉深扎在鄂尔多斯大地，同时，面向全国，以更大的视野、格局，展示文坛优秀成果，推出文学实力人才。延请全国知名文学大家、实力作家登台亮相；我们也更加注重本土作者的培养选拔，选出优秀本土文学作品，与文学名家同台展示、互通有无；我们更欢迎作家们能深入鄂尔多斯，用你们多才多艺的创作手法、善思善作的如椽巨笔，唱响鄂尔多斯，书写新时代大气象。

二、栏目设置

小说：主持人徐坤（《小说选刊》主编）

报告文学：主持人李朝全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）

散文：主持人叶梅（中国散文学会会长、《民族文学》原主编）

诗歌：主持人王山（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、《中国作家》原主编）

三、奖项设立：设立《鄂尔多斯》文学奖，每年一届，每届总费用200万元。期待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作家朋友们奉献佳作，用文学的魅力感染读者，用魅力的文学弘扬新时代的中国精神。

四、用稿要求

1.小说以中短篇为主，特别优秀的长篇小说，本刊高度重视热烈欢迎。

2.散文以万字以内为主。

3.报告文学以中短篇为主，特别优秀的长篇本刊优先选发。

4.诗歌以短诗为主，同时刊发特别优秀的组诗。

五、稿费标准

平均千字千元。特别优秀的稿件酌情提高稿酬标准。

六、投稿方式

投稿邮箱：小说 erdosxs@163.com；报告文学 erdows@163.com；散文 erdows@163.com；诗歌 erdossg@163.com

说明：来稿务必注明作者姓名、联系电话、通联地址

编辑部电话：0477–8580356

邮编：017000

编辑部地址：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CBD–T6–2117
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：ISSN 1008–5203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15–1037/

邮发代号：16–84

国内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司

国外总发行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